

第三章 合浦汉墓的形制

合浦地区现已发现的汉墓，依墓葬构筑材料和方式不同，可分为土墩墓、土坑墓、木椁墓和砖室墓四大类。因南方多雨潮湿，土壤偏酸性，墓内木棺多已不见，偶见残块或棺椁痕迹。人骨已腐朽，葬式不明，从随身器物的摆放可知人葬时墓主头部多朝向墓道一端。

墓葬形制包括地上和地下两部分，封土堆和墓上建筑属地上部分，墓室属地下部分。封土堆是指下葬后在地表堆出高于地面的土丘，汉代封土的等级不仅表现在封土的高低大小上，同时还表现在封土的形状上。合浦汉墓所见封土堆现外观呈馒头形或椭圆形，经勘查，现存封土堆的汉墓约 1056 座，多为大中型墓葬。经发掘解剖，封土堆大都为分层构筑，如寮尾 M13，封土堆残高 1.6 米，可分为明显的三层，以红土间开灰黄色土，每层厚度相当，均是经简单拍打。部分墓葬封土堆可见夯筑迹象，如 1971 年发掘的望牛岭木椁墓，封土下还发现有一层经夯打呈龟背形的土盖住墓口，厚约 0.4~0.5 米。墓上建筑现已无存，仅可见木柱腐朽后残留的圆形或椭圆形柱洞，底部平、或为圆形或尖。如寮尾 M13A 周围有柱洞 18 个，其中 10 个密集分布于墓道的一侧，其余 8 个也不甚对称；M13B 墓室及墓道周围分布大小不一的柱洞共 30 个，基本对称（图 3-1）；文昌塔 M5 墓室开口两侧有半开放式洞槽，一侧 4 个，一侧对应仅见 2 个；罗屋村 M3 在墓口两边发现两排共 9 个柱洞，两排柱洞之间的距离略比墓室宽，基本呈对称关系。这三座墓的墓口柱洞似乎与墓上的简易建筑有关，但也可能只是在地表的墓口周围栽柱立柱，当是表示纪念或作为标识，性质与墓上植树和墓前树立石柱略同，为“墓上表木”^[1]。



图 3-1 寮尾 M13 墓室及墓道周围柱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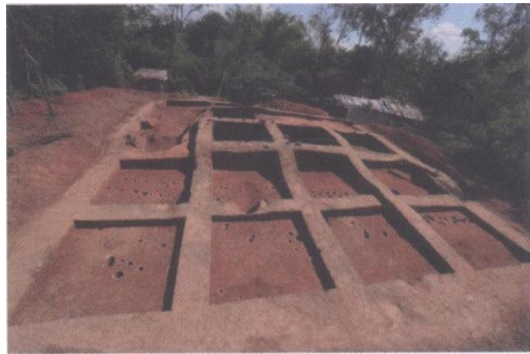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节 土墩墓

土墩墓是商周时期广泛流行于古代吴越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墓葬形式，主要分布于今江苏南部、浙江大部及皖南部分地区。土墩墓最初指平地起封的熟土墩内无墓坑的墓葬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，土墩墓内挖有土坑，其源头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，下限延至汉代^[2]。土墩内的墓穴，多为浅熟土坑，但也见部分墓坑较深，甚至打破生土。合浦发现的两处土墩墓遗存，属浅熟土坑。

合浦土墩墓位于县城东北约 12 公里的石湾镇大浪村红花坎村民小组，是广西发现的首例明确的土墩墓。现存的两墩，处在红土台地，外观呈馒头状，平面为椭圆形，大致呈东西排列，相距 41 米，编号 D1、D2。其中 D2 南北径 21、东西径 35、中部残高 1.6 米，为一墩多墓结构，墩内共发现墓葬 3 座，分布于墩体中部和东南部（图 3-2）。其营造过程为在早期建筑废弃后，选择该处较为平坦并略高的区域，铺设垫土层，形成一个比周围高且平坦的土台，在台中、南部开挖坑穴形成墓穴。但因墩体上部破坏严重，且有晚期墓葬，墩体上部和原有封土形制均不明。



发掘前墩体



发掘完工照

图 3-2 双坟墩 D2

D2 内发现的 3 座墓葬，编号 M2~M4，平面呈窄长方形，均为熟土坑墓，不见棺木痕迹，长 2.15~1.7、宽 0.57~0.7、残深 0.06~0.16 米。其中 M2 出土陶甗 1 件，M3 和 M4 出土陶瓮和杯（图 3-3）。D2 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。D12004 年试掘发现有陶瓮、钵、碗、杯、网坠、铜斧，疑为墓葬的器物组合，年代较 D2 晚，至西汉中期。



双坟墩 D2 二号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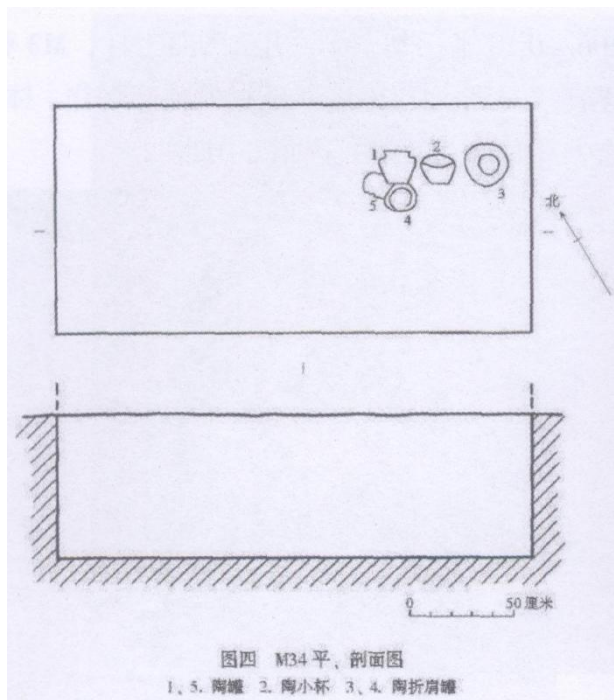


双坟墩 D2 四号墓

图 3-3 双坟墩土墩墓

第二节 土坑墓

竖穴土坑墓是一种常见的埋葬方法，是指从地面竖直向下挖出葬坑，然后将棺木置入坑内，之后摆放随葬品和其他殉祭物，再用土掩埋。合浦所见土坑墓平面多为长方形。有不带墓道和带斜坡式墓道两类，墓底平，部分有二层台，墓底一侧置棺，无槨。



图四 M34 平、剖面图
1、5. 陶罐 2. 陶小杯 3、4. 陶折肩罐

图 3-4 文昌塔 M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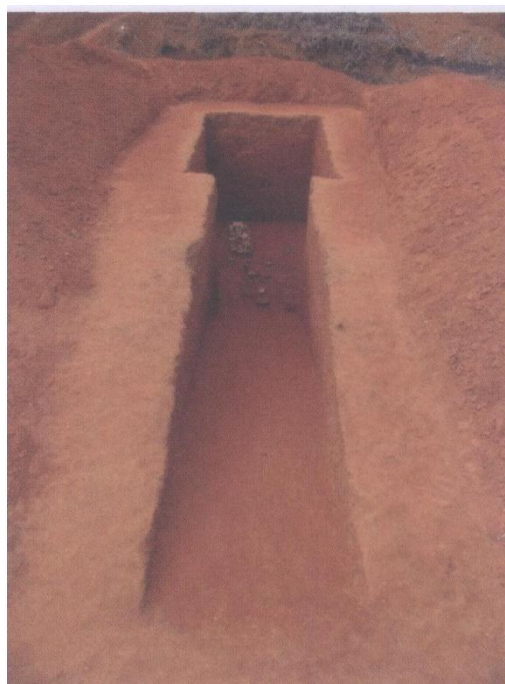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5 二炮厂 M8

无墓道一类，墓室平面呈长方形，如文昌塔 M34，墓室长 2.3、宽 1.1、残深 0.7 米，墓室填黄褐色土，墓坑三面有白膏泥延伸至墓底，起封护作用。随葬器物 5 件，均为陶器，放置在墓室一端（图 3-4）。

带墓道一类，年代略晚，见斜坡式墓道，墓道居中。如二炮厂 M8 墓道长 8.3、宽 1.7 米，距墓室 0.25 米处底部平，近墓室口处中部平放半块条砖。墓室长 5.12、宽 2.9、深 3 米，前端低于墓道底端 0.1 米。棺位于墓室中部偏南侧，长 2、宽 0.9 米。棺一侧和墓室前端共有 3 个椭圆形坑，用以渗水（图 3-5）。

第三节 木椁墓

木椁墓在合浦发现数量较多，形制同土坑墓相似，区别在于木椁墓棺外有椁，墓底多有两条纵向的枕木构，少数为横向枕木沟，或是墓壁前后有放置枕木的凹槽。葬具多为单棺单椁，也有少量为双棺单椁。大体可分为两类，带墓道和不带墓道。

无墓道的墓葬，规模较小，墓室平面呈长方形，墓底平。如汽齿厂 M2，墓室长 3.7、宽 2、深 2.2 米。底部有两条纵向枕木沟，宽 0.26、深 0.1、相距 0.94 米。木棺位于墓室后端靠右侧，长 2.2、宽 0.82 米。器物主要分布于棺的另一侧，后端为陶器，有壶、瓮、罐、四系罐、井、仓、灶、灯；前端多为小件器物，有铁钉、铁削、铁凿、铁环首刀、砺石和琉璃珠。棺内出土铜镜 1 件（图 3-6）。廉乳厂 M2 墓底有两横向枕木沟，墓室长 3.8、宽 1.8、深 2.2 米，枕木沟宽 0.25、深 0.12、相距 2.44 米。棺位于墓室中部靠东侧，长 2、宽 0.7 米。陶罐和陶壶集中置于棺外一角，棺内出土铜钱、铜镜、铁剑和铁削（图 3-7）。



图 3-6 汽齿厂 M2



图 3-7 廉乳厂 M2

带墓道墓葬，墓道多为斜坡式，极少量为阶梯式。大型和部分中型墓葬封护方式考究，

墓室见白膏泥封护，部分墓底为了防潮铺膏泥、木炭和细沙，墓室填土多见夯筑痕迹。墓室有单室、多室和带甬道三种。

第一种，单室墓，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，数量居多，偶见带侧室。如二炮厂 M4 全长 15.1 米，墓道长 10.1、宽 1.7 米。墓室长 5、宽 3.1、深 4.1 米。墓室底部两侧及后端有生土二层台，墓底有两条纵向枕木沟，宽 0.16、深 0.1 米（图 3-8）。依棺槨板灰痕迹可知葬具为单棺单槨，槨室长 3.92、宽 1.8 米（图 3-9）。棺位于槨内后端靠一侧，长 2.22、宽 0.85 米。棺一侧出土陶壶、瓮、罐、仓、灶、铜盃和滑石鼎。棺前端分布有陶釜、铜三足小壶、铜盆、铜樽、铜壶、铜杯、铜钱、铁熨斗、滑石暖炉和滑石耳杯。棺内出土陶罐、铜带钩、铜钱、铜镜、铜泡钉、铁镊、铁削、铁环首刀、蚀刻石髓珠和串饰等。该类墓葬中少量大中型墓葬的墓道见外藏槨形制，如风门岭 M26，槨室四周和顶部多有白膏泥封护（图 3-10），墓道长 12、宽 2.64 米，底端顺坡势设外藏槨，外藏槨长 3.9、宽 1.3、上深 2、下深 0.88 米，两边留有狭窄的通道；底部有枕木沟，内置铜牛 2 件，陶瓮 1 件，应象征厨廐（图 3-11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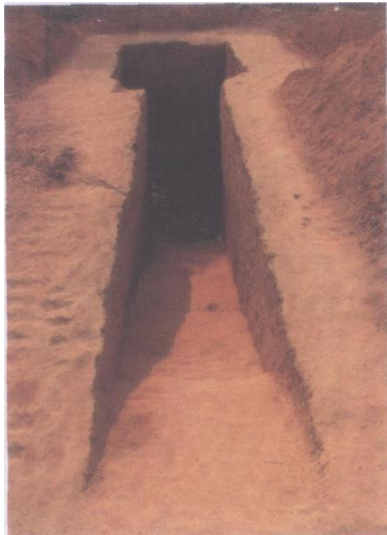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8 二炮厂 M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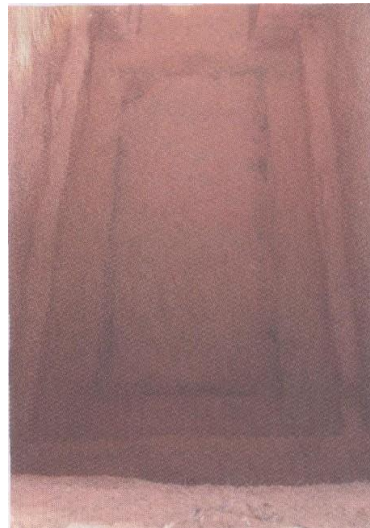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9 二炮厂 M4 槨痕



图 3-10 风门岭 M26 槨室四周封护的白膏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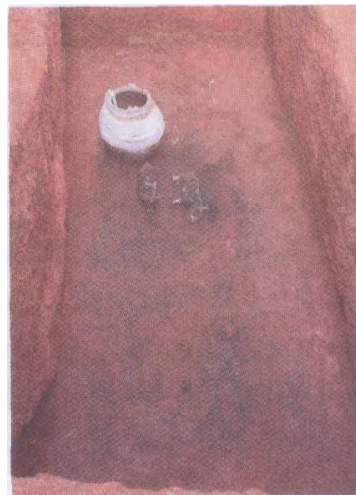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11 风门岭 M26 外藏槨器物

第二种，墓室前段带短小的甬道。如望牛岭 M1，前端带甬道，甬道两侧各有一耳室。墓室封护考究，主室用原来开挖的红色砂土和木炭相间夯填，南北两耳室填土亦经过夯打。全长 25.8、最宽 14 米。其中墓道宽 3、长 15 米，甬道长 3、宽 4、深 8.3 米，主室长 7.8、宽 5.1、深 8.8 米，底部有两条纵向的枕木沟。南侧耳室宽 2.2、深 4.7 米；北侧耳室宽 2.8、深 5.4 米。耳室底部均有两条枕木沟，宽 0.2、深 0.15 米。两耳室为外藏椁，南耳室置贮藏东西的陶器和少量铜器，为“厨”；北耳室置车马器，为“廐”。椁室长 6.2、宽 3.5、高 2.3 米，椁板下依次铺白细砂、木炭和黄膏泥。主室前部和棺具两旁放置大量铜器和漆器（图 3-1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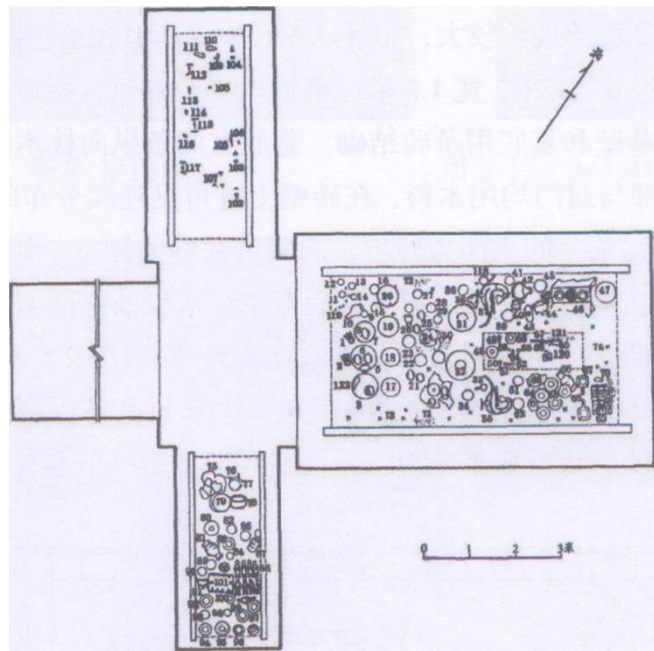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12 望牛岭 M1 平面图

第三类为分室墓。墓室分前后两室，部分用砖砌成。如九只岭 M5，封土堆残宽 32、高 1.2 米。墓道宽 1.94、长 17.5 米。墓室前长 1.5、宽 2.56、深 3.84 米；后长 5.3、宽 2.9 米。椁室长 6.08、宽 2.1 米。墓道口用封门砖代替木板密封。棺长 2.42、宽 1.12 米（图 3-13）。黄泥岗 M1 前室为砖圻，前后室之间有一凹槽，墓底平铺人字形地砖（图 3-14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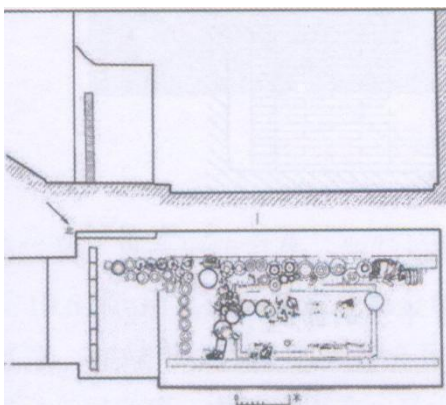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13 九只岭 M5 平、剖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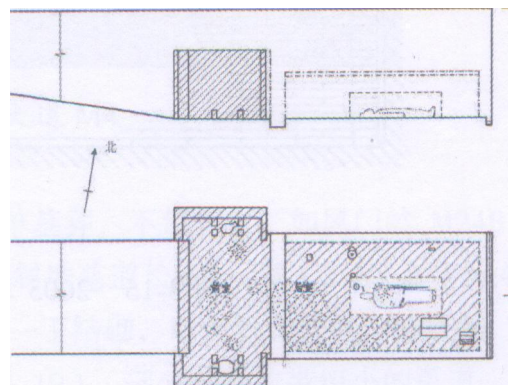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14 黄泥岗 M1 平、剖面图

第四节 砖室墓

砖室墓在合浦发现数量最多，东汉时期开始出现。墓室由长条砖砌成，墓底多铺“人”字型条砖，也有少量为大方砖。依据墓室的砌筑方式，可将其分为砖圹墓、直券顶砖室墓、横直券顶砖室墓、横直券顶合穹窿顶砖室墓和穹窿顶合券顶墓五型。

第一类：砖圹墓。数量不多，墓室整体或部分用条砖结砌墓壁，砖圹部分顶部多用木料封盖，木料多已腐朽，部分可见朽痕。此类墓葬最简单的仅有长方形墓室，不带墓道，如2005文昌塔M1，墓室长3.44、宽1.12、深0.72米。墓壁用单砖错缝结砌，底铺“人”字形砖。带墓道的规模较大，如寮尾M13B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，总长21.86米（图3-16）。墓道长14.76、宽1.8米，墓道填土经夯筑，墓道底端有车辙痕。墓室长7.1、宽4.25米。墓壁和墓底用条砖结砌。墓底有两条纵向枕木沟，其余部分铺侧砖，呈“人”字形。顶部与封门均用木料，在砖壁上方可见连续分布的朽木痕迹（图3-17）。此外还有少量墓葬，墓室的主体为砖圹，两侧带起券的侧室，如工业大道M4，该墓封土堆残高1.6、径33米。由墓道、前室和后双室组成，前室两侧各带一侧室，侧室起券顶。前、后室均为砖圹，用木料盖顶。墓道宽2.5、底端深2.5米。前室纵长3.3、横宽4.3米；后室纵长5.66、横宽6.6米。两壁呈阶梯状，近墓室内两侧和后壁均留有朽木痕迹。后室中间有隔墙，将后室平分为二，两室尾端各带一壁龛（图3-18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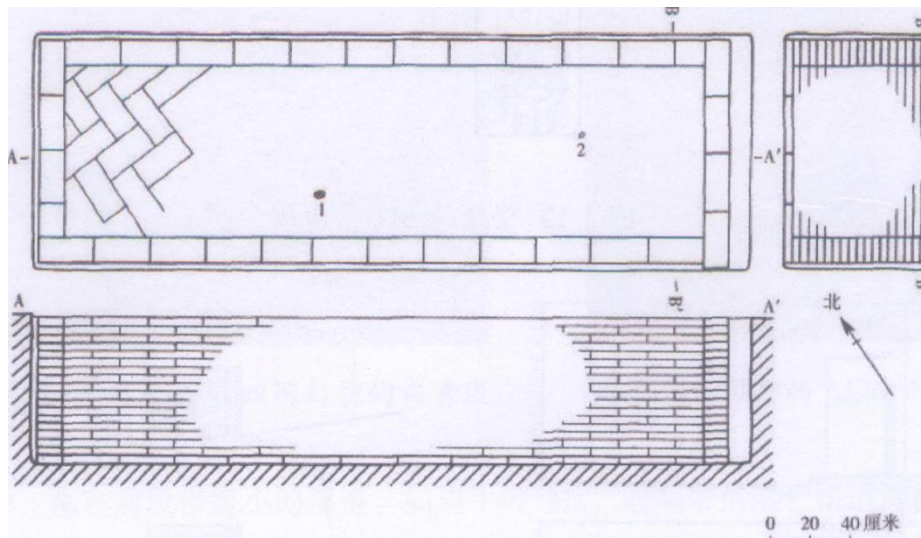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15 2005 文昌塔 M1 平、剖面图



图 3-16 察尾 M13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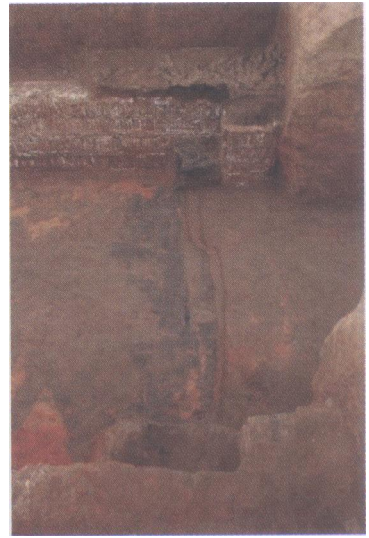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17 M13B 封门朽木痕迹



图 3-18 工业大道 M4

第二类：直券顶砖室墓。形制最简单的为单墓葬，不带侧室，如风门岭 M24B，墓葬全长 10.6 米，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，其中斜坡墓道长 6.25、宽 1.2 米。墓室长 4.35、宽 1.65 米，尾端带梯形壁龛。墓壁下部为二顺一丁结砌，以上双砖错缝，基底铺“人”字形砖。双层券顶，中轴线上有一砖凸起（图 3-19）。部分墓室前带短小的甬道，如风门岭 M24A（图 3-20）。

东汉晚期带侧室墓数量较多，侧室数量少则 1 个，多则 3 个，通常为直券顶，少数为穹窿顶，如察尾 M14 墓室前段带三侧室，均为穹窿顶。该墓现存封土堆高 4.3、直径 69 米。墓葬总长 29.86 米，其中墓道长 20.5、宽 2.32 米。墓室长 9.36、宽 3.46 米，基底有两纵向沟槽用以渗水（图 3-21）。二炮厂 M10 则是后室前端带两大小相近的侧室。墓道长 9.7、

宽 1.72 米。前室长 2.94、宽 3.4 米，后室长 5.16、宽 2.11 米（图 3-22）。



图 3-19 风门岭 M24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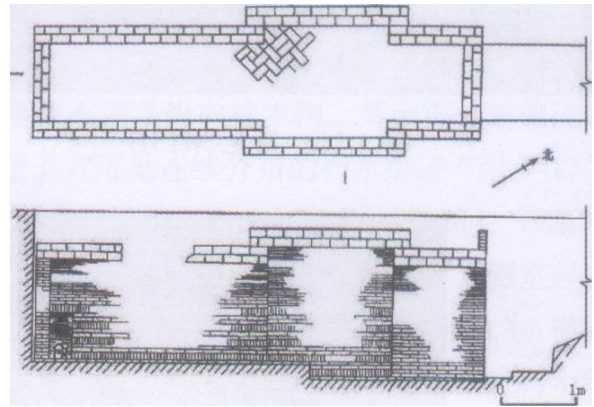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20 风门岭 M24A



图 3-21 察尾 M14（带三穹隆顶侧室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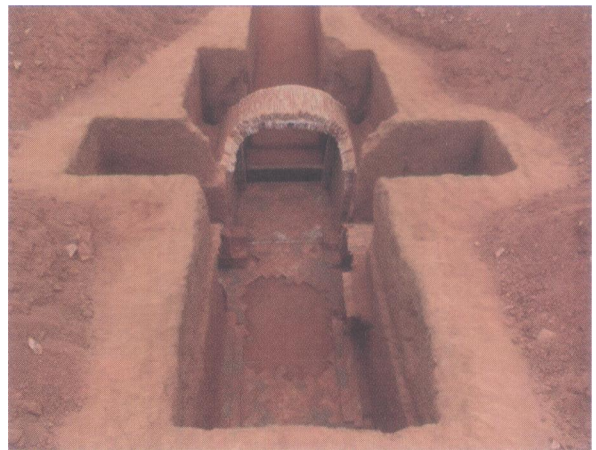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22 二炮厂 M10（后室带二侧室）

第三类：横直券顶砖室墓。墓室由直券顶和横券顶组成。如二炮厂 M5，由墓道、前室和后室三部分组成，总长 12.28 米。墓道长 6、宽 1.44 米。前室为横券顶，纵深 1.92、宽横宽 3.06、深 2.76 米。后室为直券顶，长 4.36、宽 1.85 米，后室中部带一侧室（图 3-23）。察尾 M17 前段带甬道，该墓现存封土堆高约 1.5 米，由墓道、甬道、前室和后室四部分组成，总长 16.72 米，其中墓道长 9.45、前端宽 1.5、后端宽 1.6 米。甬道长 1.9、宽 2.2 米。前室为横券顶，纵深 2.2、横宽 4.65 米。后室为直券顶，长 3.17、宽 2.27 米。墓底铺人字形地砖（图 3-24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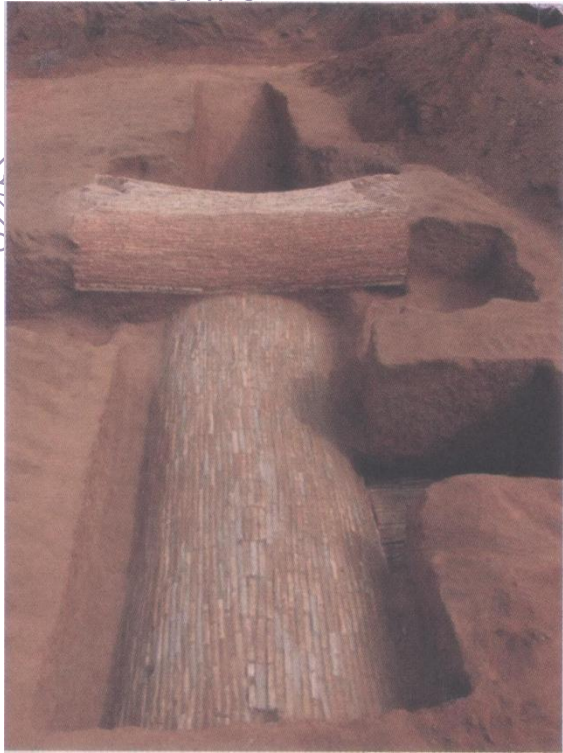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23 二炮厂 M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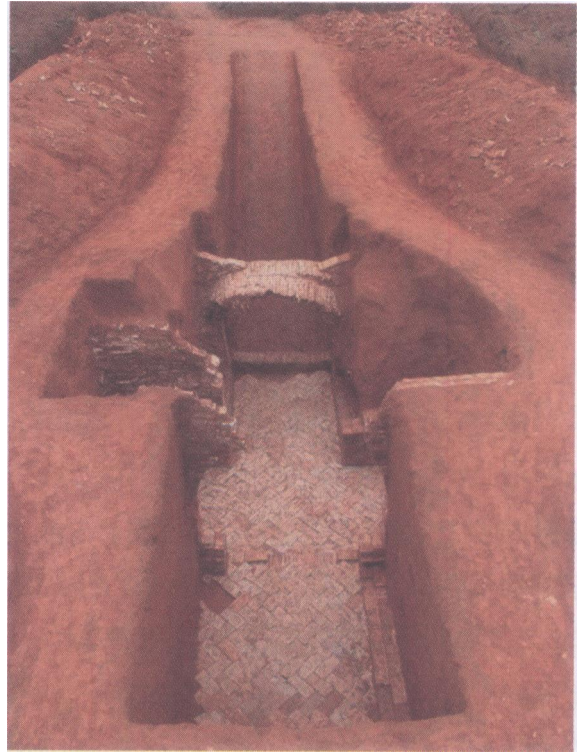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24 察尾 M17 (带甬道)

第四类：穹窿顶合券顶墓。墓室由直券顶和穹窿顶组成，部分带甬道。如公务员小区二期 M17，由墓道、前室和后室三部分组成，残长 10.4 米。墓道残长 2、宽 1.8 米。前室为穹窿顶，长 3、宽 3 米。后室为直券顶，长 4.9、宽 2.4 米（图 3-25）。风门岭 M10 为双后室，前室穹窿顶底部呈梯形，长 2.06、前段宽 3.5、后段宽 3.7、高 3.2 米。东西后室并列，均为直券顶，长 3.1 米，东后室宽 1.3、高 1.7 米；西后室宽 1.32、高 1.65 米。西后室放置木棺，东后室放置随葬器物（图 3-26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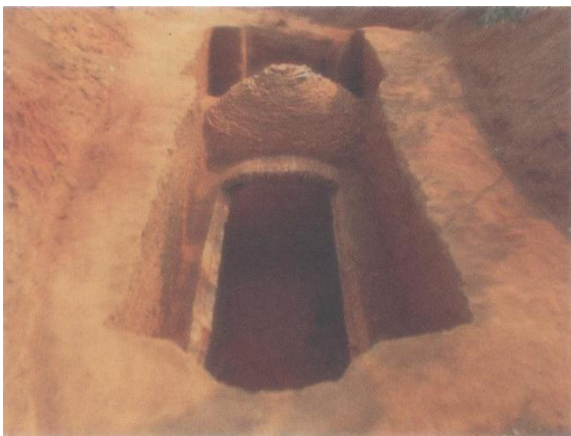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25 公务员小区二期 M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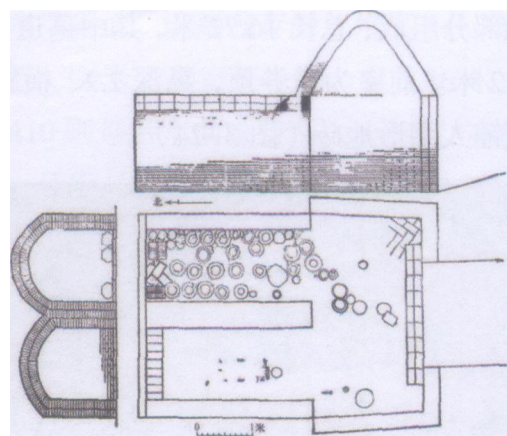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26 风门岭 M10 平、剖面图

第五类：横直券顶合穹窿顶砖室墓。墓室由直券顶、横券顶和穹窿顶三部分组成。如察尾 M13A，前室为穹窿顶，中室为横券顶，后室为双直券顶。M13A 现存封土堆高 1.6、径约 47 米，墓穴周围有柱洞。总长 22.15 米，其中墓道长 12.25、宽 1.65 米。前室穹窿顶

长 3.3、宽 3.3 米。中室横券顶纵深 2.85、横宽 4.45 米，双层券顶。南北后室并列，北后室长 3.25、宽 1.95、高 1.9 米，双层券顶，后壁尾端带壁龛。南后室长 1.92、宽 1.25、高 1.4 米，单层券顶。北后室局部见板灰痕，应用于安放棺木，南后室则用来放置随葬器物（图 3-27）。风门岭 M1 则前室为横券顶，中室穹窿顶，带两侧室，后室为单直券顶。M1 墓室全长 9.12 米，其中前室横券长 1.75、横宽 4.58 米；中室穹窿顶长宽约 3 米，两侧室宽 1.5、进深 1.8、高 1.4 米，三层券顶；后室直券长 3.32、宽 2.18 米，尾端带壁龛。墓室铺“人”字形地砖（图 3-28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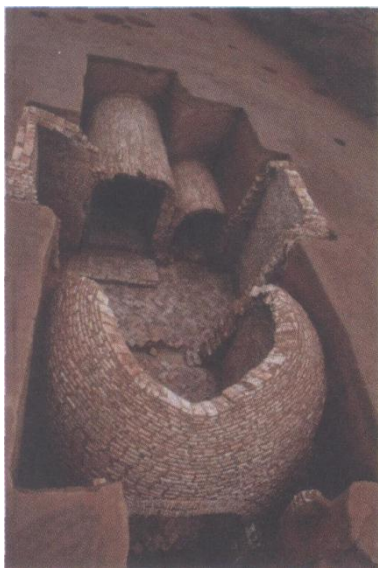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27 寮尾 M13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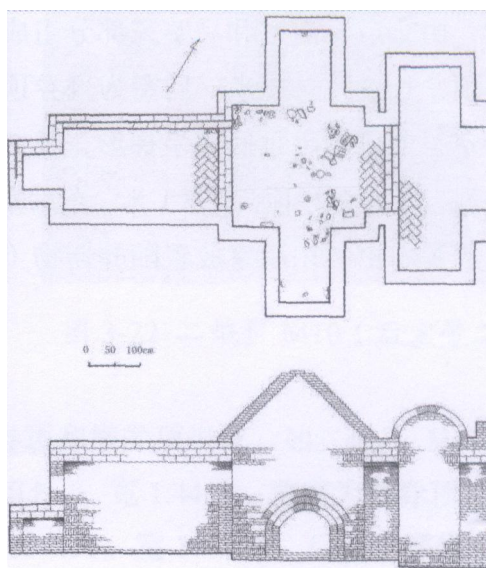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28 风门岭 M1 平、剖面图

第五节 合葬形式

合葬，古代的丧葬风俗，“妇从其夫葬为合葬，凡夫妇以合葬为常”^[3]，此习俗在我国传袭已久，可溯源于原始社会时期。合浦发掘的两汉时期墓葬中均发现有少量合葬墓，仅见木椁墓和砖室墓。两汉时期合浦以异穴合葬为主，偶见同穴。依现有材料，合葬墓于西汉晚期在合浦出现，延续至东汉晚期，且均为一夫一妻合葬。

一、同穴合葬

该类合葬墓数量较少，两汉时期均有发现。合浦所见同穴合葬墓多为两棺置于同一墓室内，依棺木的放置方式和位置不同，可分同室双棺和异室双棺两类。

同室双棺常见两棺并列置于椁内靠后端，如西汉晚期木椁墓二炮厂 M12，椁内可见一大一小双棺，两棺并列置于椁室后端，左侧棺较大，长 2.2、宽 0.86 米，出土铁剑、铁削、铁钉、串饰、铜镜和铜钱，应为男性墓；右侧棺略小，长 2.16、宽 0.62 米，出土铜钱、铁环首刀、铜刷把和铜镜，应为女性墓（图 3-29）。东汉时期的 1996 母猪岭 M6 为砖圹墓，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。综合器物摆放和棺木留下的痕迹，判定为合葬墓。墓室呈长方形，在墓底中部略靠前处有两组平砖，应象征两棺位置。其中铜带钩、铁剑、铜削、印章

等摆放在墓室东侧；银指环、玛瑙、琉璃、水晶等饰件摆放在墓室西侧，2件铜镜也分置两侧（图3-30）。

异室双棺仅见于东汉晚期砖室墓，两棺分置于两室内。如杨家山工业大道M4和1999凸鬼岭M8，杨家山M4后端为大小相近的双后室，两室底部有拱券相通，北后室较南后室下葬晚。其中北后室出土铁削、琉璃珠、陶仓、陶灶、陶屋；南后室出土铜钱、铜带钩、铜墩、铜镜、铜长颈壶、铁削、石黛砚（图3-31）。1999凸鬼岭M8也是南北双后室，北大南小，两室之间有隔墙，有两券门相通。两室各有封门，北室下葬晚于南室。北室可见三组高出墓底的单砖，应用以承棺，北室残存陶屋、仓、提筒、孟。由于盗扰严重，南室无器物残存（图3-3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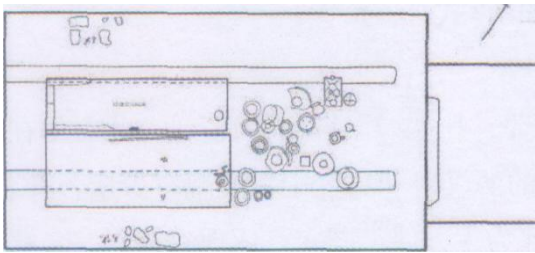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29 二炮厂 M12 平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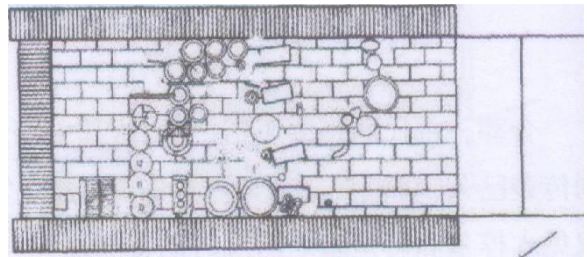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30 1996 母猪岭 M6 平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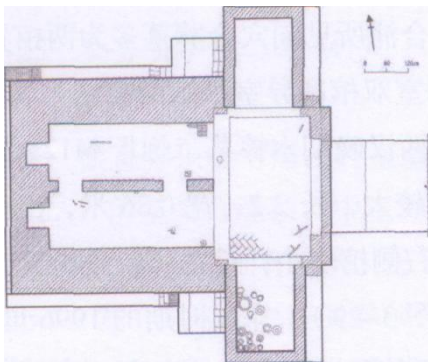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31 杨家山工业大道 M4 平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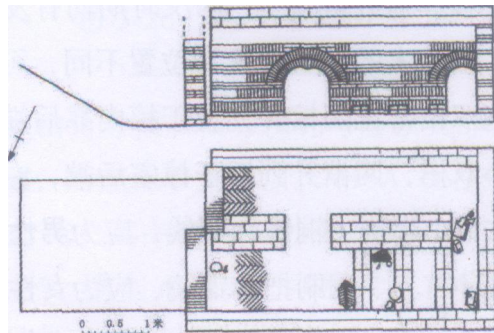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32 1999 凸鬼岭 M8 平、剖面图

二、异穴合葬

异穴合葬墓在合浦较为常见，形式多样，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。

第一类：墓室之间有生土隔墙。此类形式的墓葬数量居多，均为同一封土下独立的两或三个墓室，墓室基本并列，中间为生土隔墙。如寮尾M13，A、B两墓基本呈平行排列，墓室相距3.5米。A墓的中室北壁在距墓底高2.2米处留一土洞，以示合B墓相通。洞深0.25、宽0.23、高0.28米（图3-33）。西汉晚期部分木椁墓底部有矮隔墙，如风门岭M23，A、B两墓墓道间距2~3.4米不等；墓室上部相连为一，纵长约8米，横宽11.5米。填土分界明显，A墓人葬早于B墓。在距开口深度2.2米以下两墓填土之间有隔板的痕迹，底部有生土矮墙不很规整，前端低矮，后端高窄，宽0.2~0.7米，高度从几厘米到2米多不等（图3-34）。三墓室并列的仅见于2017文昌塔M18（图3-35）。

第二类：两墓紧邻，底部无生土隔墙，但有比较明显的分界线。如 1984 年凸鬼岭 M202，两墓间，从墓口下掘至 1.1 米后，可见椁板腐烂后的黑色土带，把墓室分为东、西两穴，东室 A 墓为男性；西室 B 墓为女性（图 3-36）。

第三类：两墓隔墙处有短过道相通。如风门岭 M24 为砖室墓，在 A 墓前室与 B 墓墓道间的生土隔墙上方有一槽状短过道相连。过道长 1.45、宽 0.6、深 0.3 米（图 3-37）；九只岭 M4，为券顶砖室墓，墓底有方形砖砌短过道相通。过道宽 0.26、高 0.12 米（图 3-38）。



图 3-33 寮尾 M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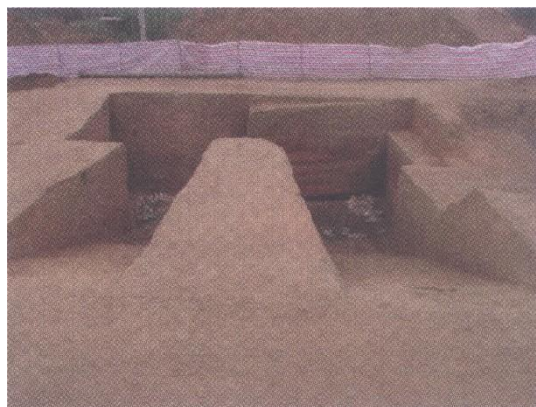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34 风门岭 M23



图 3-35 2017 文昌塔 M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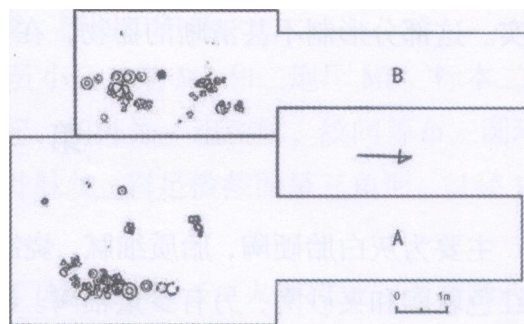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36 1984 凸鬼岭 M202 平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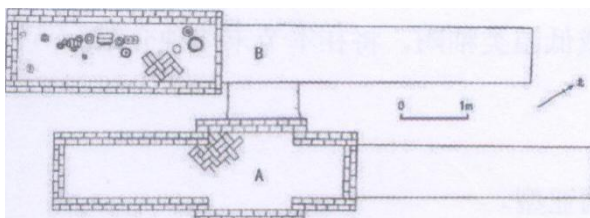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37 风门岭 M24 平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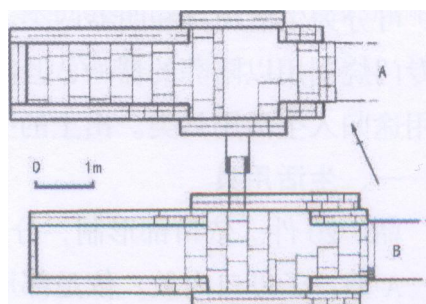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38 九只岭 M4 平面图

[1] 郑君雷：《岭南战国秦汉墓的“柱洞”》，《四川文物》 2010 年第 4 期。

[2] 黄建秋：《江南土墩墓三题》，《东南文化》 2011 年第 3 期。

[3] 杨树达：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138 页。